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九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玄默阍茂,尽昭阳大渊献正月,
凡一年有奇。 (760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昭阳大渊献二月,尽阍逢困敦闰月,
凡一年有奇。 (763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阍逢困敦五月,尽柔兆摄提格,
凡二年有奇。 (765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强圉单阍,尽著雍执徐七月,
凡一年有奇。 (768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著雍执徐八月,尽重光协洽二月,
凡二年有奇。 (771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重光协洽三月,尽昭阳作噩十一月,
凡二年有奇。 (774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昭阳作噩十二月,尽强圉赤奋若六月,
凡三年有奇。 (777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强国赤奋若七月，尽屠维单阏九月，
凡二年有奇。 (780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屠维单阏十月，尽玄默敦牂，
凡三年有奇。 (783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昭阳协洽，一年。 (786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阏逢涪滩，尽旃蒙作噩十月，
凡一年有奇。 (789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尽[柔]兆閼茂三月，
不满一年。 (792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柔兆閼茂四月，尽强国大渊献六月，
凡一年有奇。 (795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强国大渊献七月，尽屠维赤奋若，
凡二年有奇。 (797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上章摄提格，尽玄默执徐六月，
凡二年有奇。 (800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玄默执徐七月，尽阏逢敦牂闰正月，
凡一年有奇。 (803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玄默阍茂，尽昭阳大渊献正月，
凡一年有奇。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复二年

唐纪七十九 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 902

春，正月，癸丑，朱全忠

年）

复屯三原，又移军武功。河东将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势。

春季，正月癸丑（初六），朱全忠带领军队再次驻扎三原，很快又移驻武功。河东将领李嗣昭、周德威攻击慈州、隰州，藉以分散朱全忠的兵势。

丁卯，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丁卯（二十日），朝廷任命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

丙子（二十九日），朝廷以给事中严龟充任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朱全忠没有接受。

时茂贞不出战。全忠闻有河东兵，二月，戊寅朔，旋军河中。

当时，李茂贞不出城迎战。朱全忠听说河东军队攻打慈州等地，就领军于二月戊寅朔（初一）回河中。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李嗣昭袭取绛州，

李嗣昭等攻克慈州、隰州，向晋州、绛州进逼。己丑（十二日），朱全忠派出他哥哥的儿子朱友宁率领军队，会同晋州刺史氏叔琮攻打河东军队。李嗣昭偷袭并攻占绛州，

汴将康怀英复取之。嗣昭等屯蒲县。乙未，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帅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晋州。

盗发简陵。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弃镇奔凤翔。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置使。

三月，庚戌，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之，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偓曰：“此辈亦称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不即持，贻范举杯直上颔。

戊午，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营。时汴军横陈十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深入敌境，众心惶惧。德威出战而败，密令嗣昭以后军先去，德威寻引骑兵亦退。叔琮、友宁长驱乘之，河东军惊溃，禽克用子廷鸾，兵仗輜重委弃略尽。朱全忠令叔琮、友

宁军将领康怀英又收复绛州。李嗣昭等驻扎蒲县。乙未（十八日），汴州军队十万在蒲南扎营，氏叔琮乘夜带众截断李嗣昭等的归路，并进攻他们的营垒，把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杀获一万多人。己亥（二十二日），朱全忠自河中前往，乙巳（二十八日）到达晋州。

盗贼掘开唐懿宗的简陵。

西川军队抵达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放弃镇所逃奔凤翔。西川节度使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担任利州制置使。

三月庚戌（初四），昭宗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饮，酒喝得正畅快，李茂贞及韩全诲离走。昭宗问韦贻范：“朕为何巡幸到这里？”韦贻范回答说：“我在外地，不知道。”昭宗坚持追问，韦贻范不回答。昭宗说：“你怎么能够在朕前胡说不知道？”又说：“你既已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宰相职位，凡公事都要依照国法办理；如果有办理不合适的，一定准照旧例贬黜。”昭宗怒目瞪着韦贻范，小声说：“这贼子同时要杖责二十。”回头对韩偓说：“这种人也称得上宰相！”韦贻范屡次用大杯呈献昭宗，昭宗不立刻拿着，韦贻范举杯直到昭宗的下巴。

戊午（十二日），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的营寨。当时，汴州军队横陈十里，但是河东军队不过数万人，深入敌人境内，众人心中恐惧。周德威出战失败，密令李嗣昭带领后军在前面离去，周德威随即率领骑兵也撤退。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长驱追逐，生擒李克用的儿子李廷鸾，河东军队惊慌溃逃，兵器粮草等物几乎都丢弃。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乘胜进攻河东。

宁乘胜进攻河东。

李克用闻嗣昭等败，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至清源，遇汴军，存信走还晋阳。汴军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军围晋阳，营于晋祠，攻其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围，褒衣博带，以示闲暇。

克用昼夜乘城，不得寝食。召诸将议走保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摇人心！”李存信曰：“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筑垒穿堙环之，以积久制我，我飞走无路，坐待困毙耳。今事势已急，不若且入北虏，徐图进取。”嗣昭力争之，克用不能决。刘夫人言于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儿耳，安知远虑！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死于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达靼，几不自免，赖朝廷多事，乃得复归。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数日，潰兵复集，军府浸安。克用弟克宁为忻州刺史，闻汴寇至，中涂复还晋阳，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将何之！”众心乃定。

壬戌，朱全忠还河中，遣

李克用听说李嗣昭等失败，派遣李存信率领军队前去迎敌。李存信到达清源县，遇见汴州军队，又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夺取慈、隰、汾三州。辛酉（十五日），汴州军队包围晋阳，在晋祠扎营，攻击晋阳城的西门。周德威、李嗣昭召集余众，沿着西山得以返回晋阳。晋阳城中的军队没有集结，氏叔琮攻城非常紧急，每次巡视围城的军队，总是宽袍大带，用以表示悠闲。

李克用日夜登城，不能睡觉吃饭。他召集各位将领商议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说：“儿子在这里，肯定能够固守。您不要做退守云州的打算，动摇人心！”李存信说：“关东、河北都受朱温控制，我们兵力缺少，地方狭小，据守这个孤城，他们环城垒砌墙垣，挖掘壕沟，用长期围困控制我们，我们上天无路，坐等困死罢了。现在情势已急，不如暂时退到北方鞑靼，慢慢再想法进取。”李嗣昭极力争辩，李克用不能决断。刘夫人对李克用说：“李存信不过是北川的放羊娃罢了，哪里知道长远打算！您常笑王行瑜轻率地弃城逃走，死于敌人之手，今天反要效仿他吗！况且您从前在鞑靼居住，几乎不能自存，幸亏朝廷多事，这才能够再回来。现在一只脚出城，就会立即发生意外祸乱，塞外哪能抵达呢！”李克用这才打消离城退走的念头。过了数日，逃散的兵卒又集结起来，节度使军府逐渐安定。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任忻州刺史，听说汴州军队到了，途中又返回晋阳，说：“此城是我战死的地方，离开此城，将往哪里去！”众心这才安定下来。

壬戌（十六日），朱全忠回河中，派出朱

朱友宁将兵西击李茂贞，军于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数将敢死士夜入氏叔琮营，斩首捕虏，汴军惊扰，备御不暇。会大疫，丁卯，叔琮引兵还。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及石会关，叔琮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岗之巅。嗣昭等以为有伏兵，乃引去，复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贮军食，何以聚众？不置兵甲，何以克敌？不修城池，何以扞御？利害之间，请垂议度！”掌书记李袭吉献议，略曰：“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人归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宁有盗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台将散，周武以兴；齐库既焚，晏婴入贺。”又曰：“伏以变法不若养人，改作宁如旧贯！韩建蓄财无数，首事朱温；王珂变法如麻，一朝降贼；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为戒。且霸国无贫主，强将无弱兵。伏愿大王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定乱者选武臣，制理者选文吏，钱谷有句，刑法有律。诛赏由我，则下无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则人无谗谤之忧。顺天时而绝欺

友宁率兵向西攻击李茂贞，驻扎在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屡次率领敢死队进入氏叔琮军营之中，斩杀俘虏，汴州军队惊慌纷扰，防备守御没有空闲。正逢当地发生严重瘟疫，丁卯（二十一日），氏叔琮率领军队撤走。李嗣昭与周德威带兵追赶，追到石会关，氏叔琮在高坡顶上留下几匹马及旌旗。李嗣昭等以为有埋伏的军队，于是领兵退走，又攻占慈、隰、汾三州。自这以后，李克用有数年不敢与朱全忠相争。

李克用以节度使文书咨询幕府，说：“不贮备军粮，用什么召集兵众？不添置兵器，用什么防御敌人？不修筑城池，用什么防卫抵御？利益与危害之间，请商议权衡！”掌书记李袭吉进献意见，大意是说：“国家富裕不在仓库储备，兵力强大不在人数多少，百姓归顺有德行之君，鬼神原本降灾骄横之人。与其有聚财搜刮之吏，不如有如偷盗之臣，残酷的政治如同吃人的猛虎，所以散发鹿台的钱财，周武王由此兴盛；齐国的仓库被火烧毁，晏婴入朝庆贺。”又说：“我以为变更法制不如教养百姓，改行新制怎么比得上老法！韩建在华州积蓄钱财难以计数，首先成全朱全忠；王珂更改法制像乱麻一样多，一个早晨投降了敌人；王郜不能守卫定州不是因为中山城不高峻，秦宗权终于被朱全忠擒获不是因为蔡上的军队不多。前面这些事情非常明显，可以引为鉴戒。况且称霸诸侯的国家没有贫穷的君主，强将的手下无懦弱的兵士。希望大王您崇尚德政，爱护百姓；去掉奢侈，简省徭役；设置险要，巩固边境；训练军队，重视农业。平定战乱可选任武官，治理政事可选任文吏，钱谷出纳有簿册登记，判刑执

诬，敬鬼神而禁淫祀；则不求富而国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内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于率阡陌，定间架，增醵粟，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在勗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征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忧形于色。存勗进言曰：“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朱氏恃其诈力，穷凶极暴，吞灭四邻，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舆，窥觊神器，此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代袭忠贞，势穷力屈，无所愧心。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即命酒奏乐而罢。

刘夫人无子，克用宠姬曹氏生存勗，刘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贤之，诸姬有子，辄命夫人母之。夫人教

法有律令为据。生杀赏罚大权由自己掌握，那么下边就没有作威作福的弊端；身边亲近的人多是正人君子，那么人们就没有被诬陷诽谤的担心。顺应天时而杜绝欺骗诬陷，敬奉鬼神而禁绝淫滥，那么不求富裕而国家富裕，不求安定而自己安定。外可击败元凶祸首，内可振兴颓废习俗，名声高过春秋五霸，道义冠于上古八元。至于计算里巷户数，规定房产税，增加酒税，检查田地，这些对于建立邦国，恐怕不是迫切的事情。”

李克用的亲军都是沙陀胡人，喜好侵犯良民百姓，河东的人民非常痛苦。他的儿子李存勗将这些情况陈告，李克用说：“这些人跟随我征战数十年，过去库藏空虚，各军都靠卖马来维持供给；现在四方藩镇都用重赏来招募兵士，我如果逼急他们，那么他们都要离开了，我怎么与他们同保这个基业呢！等到天下稍为安定，当再整肃治理罢了。”李存勗小时候机警敏捷，有勇有谋，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困，疆界一天天缩小，忧虑挂在脸上。李存勗进言说：“事物不到极点就不会走向反面，坏人不到极点就不会灭亡。朱全忠依恃他的奸诈和力量，穷凶极恶，吞并消灭四邻，百姓怨恨，天神愤怒。今又攻击逼迫皇上，窥伺帝位，这是他走到极点了，将要灭亡了！我家世代忠贞不渝，今势穷力亏，处境艰难，无可羞愧的。父亲应当忍耐静观，坐待朱全忠衰弱，怎么轻易就灰心丧气，使属下失望呢！”李克用很高兴，立即吩咐摆酒宴奏乐而散。

刘夫人无有儿子；李克用的宠妾曹氏生李存勗，刘夫人待曹氏更加优厚。李克用因此更加敬重刘夫人，诸妾生了儿子，就吩咐刘夫人做母亲；刘夫人教养他们，全像亲生

养，悉如所生。

上以左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书御（衣）〔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俨，张濬之子也，赐姓李。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华州诣河中，泣诉于朱全忠，恐李茂贞劫天子幸蜀，宜以时迎奉，势不可缓。全忠与之宴，胤亲执板，为全忠歌以侑酒。

辛丑，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乙巳，偓上言〔曰〕：“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雕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罢为太子太保。

杨行密遣顾全武归杭州以易秦裴，钱镠大喜，遣裴还。

的一样。

昭宗任命左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写御札赐给杨行密，授予杨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来讨朱全忠。任命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武安节度使马殷加官为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任杨行密用都统牒文承用皇帝制书迁升补官，然后上书奏闻。李俨是张浚的儿子，赐姓李。

夏季，四月丁酉（二十一日），崔胤从华州到河中，流着眼泪向朱全忠诉说，只怕李茂贞劫持天子驾临蜀中，理应及时迎驾东来，形势不容再有延缓。朱全忠与崔胤饮宴，崔胤亲自执板击节，为朱全忠唱歌助酒。

辛丑（二十五日），回鹘派遣使臣前来进贡，请求发兵前往救难；昭宗命令翰林学士承旨韩偓复信允许。乙巳（二十九日），韩偓进言：“戎狄野兽心肠，不可以依靠信任。他们看见国家豪华奢侈，但城邑荒芜残破，装备破旧兵士疲惫，必定有轻视中国之心，从而引起他们贪得无厌的念头。况且自会昌年间以来，回鹘被中国击败，恐怕他们乘着危难报复仇怨。赐给回鹘可汗的书信，应当告诉他：小小盗贼，无需前来救难。表面上是要使他们的内心惭愧不安，实际上是要阻止他们的侵犯阴谋。”昭宗听从了韩偓的建议。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被贬为太子太保。

杨行密遣送顾全武回杭州，以便换回秦裴；钱镠大喜，遣送秦裴返回广陵。

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苻，名道昭。

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教自称刺史。

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皆惧，癸丑，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己未，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至东渭桥，遇霖雨，留旬日。庚午，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洎谋于韩偓，偓曰：“若图永久之利，则莫若未就为善；佯出上意，固无可。且汴军旦夕合围，孤城难保，家族在东，可不虑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许。

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鏐进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军于虢县。

武宁节度使冯弘铎介居宣、杨之间，常不自安，然自恃楼船之强，不事两道。宁国节度使田頔欲图之，募弘铎工人造战舰，工人曰：“冯公远求坚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无之。”頔曰：“第为之，吾止须一用耳。”弘铎将冯晖、

汴州将领康怀贞在莫谷攻打凤翔将领李继昭，把他打得大败。李继昭是蔡州人，本姓苻，名道昭。

五月庚戌（初五），温州刺史朱褒去世，他的哥哥朱教自称刺史。

凤翔人听说朱全忠将来，都恐慌；癸丑（初八），城外居民都迁入城中。己未（十四日），朱全忠率领五万精锐军队从河中出发，到东渭横桥，遇到连日阴雨，留住十天。庚午（二十五日），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的母亲死了，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宰相。姚洎与韩偓商量，韩偓说：“如果考虑永久的利益，那么不如推辞不去就职为好；如果是出于皇上的意思，本来没有不可以的。况且汴州军队早晚就要合围，孤城难于保卫，家族在东面，可以不考虑吗！”姚洎于是移文称病，昭宗还是不准。

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鏐进爵越王。

六月丙子（初二），朝廷任命为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当时韦贻范居家守丧，向李茂贞举荐苏检和姚洎。昭宗既然不能用姚洎，李茂贞及宦官担心昭宗自己用人，协力荐举苏检，于是用了他。

丁丑（初三），朱全忠驻军虢县。

武宁节度使冯弘铎在升州，居于宣州田頔、扬州杨行密之间，常常自己觉得不放心；但是自恃楼船强大，不侍奉宣州田頔、扬州杨行密。宁国节度使田頔想要谋取冯弘铎，召募冯弘铎的工人制造战舰，工人说：“冯公在远处寻来坚实的木料，所以他的战船能够长久耐用，现在这里没有这些木料。”田頔说：“只管制造好了，我只需用一次罢了。”

颜建说弘铎先击颙，弘铎从之，帅众南上，声言攻洪州，实袭宣州也。杨行密使人止之，不从。辛巳，颙帅舟师逆击于葛山，大破之。

甲申，李茂贞大出兵，自将之，与朱全忠战于虢县之北，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丙戌，全忠遣其将孔勍出散关攻凤州，拔之。丁亥，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不与岐王角胜也。”遂为五寨环之。

冯弘铎收余众沿江将入海，杨行密恐其为后患，遣使犒军，且说之曰：“公徒众犹盛，胡为自弃沧海之外！吾府虽小，足以容公之众，使将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铎左右皆恸哭听命。弘铎至东塘，行密自乘轻舟迎之，从者十余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铎舟，慰谕之，举军感悦。署弘铎淮南节度副使，馆给甚厚。

初，弘铎遣牙将丹徒尚公迺诣行密求润州，行密不许。公迺大言曰：“公不见听，但恐不敌楼船耳。”至是，行密谓公迺曰：“颇记求润州时否？”公迺谢曰：“将吏各为其主，但恨无成耳。”行密笑曰：“尔事杨叟如冯公，无忧矣！”

冯弘铎的将领冯晖、颜建劝说冯弘铎先攻击田颙，冯弘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率众南上，声言进攻洪州，实际上是袭击宣州。杨行密派人制止，冯弘铎没有听从。辛巳（初七），田颙率领水军在葛山迎击，把冯弘铎的军队打得大败。

甲申（初十），李茂贞亲自统领大军从凤翔出发，在虢县以北与朱全忠的军队交战，被打得大败而回，一万余人死去。丙戌（十二日），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孔勍出散关，攻打凤州，夺取了州城。丁亥（十三日），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朱全忠穿着朝服向城哭泣，说：“我只想迎车驾回宫，不想与岐王较量胜负啊！”于是，环城设置五座营寨。

冯弘铎纠集余众，沿着长江东下将要入海，杨行密害怕他成为后患，派遣使者前去犒劳军队，并且劝他说：“您的军队尚且强盛，为什么自己弃置于沧海之外！我的府舍虽小，足以容纳您的部众，使将吏各得其所，怎么样？”冯弘铎左右的将吏全都恸哭，听从命令。冯弘铎抵达东塘，杨行密亲自乘轻便小船迎接他，跟随的十几个人，穿着常服，不带兵器，登上冯弘铎的船，慰问先谕，全军感动欢悦。以冯弘铎署理淮南节度副使，食宿供给非常优厚。

当初，冯弘铎派遣牙将丹徒人尚公迺前往广陵拜见杨行密，要求把润州归属自己统辖。杨行密没有允许。尚公迺大声说：“您不听从，只怕敌不过楼船罢了。”到这时候，杨行密对尚公迺说：“还记得索求润州时说的话吗？”尚公迺道歉说：“将吏各为其主，只恨没有成功罢了。”杨行密大笑说：“你对待我能如同对待冯公一样，就没有忧虑了！”

行密以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权知淮南军府事。军吏欲以巨舰运粮，都知兵马使徐温曰：“运路久不行，葭苇堙塞，请用小艇，庶几易通。”军至宿州，会久雨，重载不能进，士有饥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与议军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粮运不继引还。

秋，七月，孔勣取成、陇二州，士卒无斗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关归。

韦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荐贻范，朕

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暂时主持淮南节度使府中事务。军吏想要用大船运送军粮，都知兵马使徐温说：“运路很久没有通行，芦苇堵塞，请用小艇，或许容易通行。”军队到达宿州，恰逢久雨不停，载重的大船不能前进，兵士面有菜色，然而小艇先到了。杨行密因此认为徐温才能出众，开始和他商议军事。杨行密攻宿州，没有攻下，终于因为粮运供应不上而退兵回广陵。

秋季，七月，孔勣攻取成、陇二州，兵士没有经过战斗。到秦州，州民据城守御，于是从故关回来。

韦贻范做宰相的时候，经常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许诺官职；不久因母死免官居丧，每天被讨债的人吵闹骚扰。亲吏刘延美，负债尤其多，所以对韦贻范的起复再用极为迫切，每天派人晋见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向他们求情。甲戌（疑误），命令韩偓草拟起复韦贻范的制书，韩偓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件制书不能草拟！”马上即上疏辩论韦贻范为母守丧没有几个月，急忙让他起复，实在骇人听闻，损害国家的体面。左军中尉韩全海等派往监视学士院的二个宦官勃然大怒，说：“学士不要将死当作儿戏！”韩偓把疏交给他们，脱去衣服就睡觉了。二个宦官不得已，把奏疏呈进。唐昭宗立即命令停止草拟制书，并赐敕令褒扬奖赏韩偓。八月乙亥朔（疑误），百官立班已定，没有制书可以宣布；宦官喧嚷说是韩侍郎不肯草拟制书，听到的人大为惊骇。李茂贞进内见昭宗，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草拟制书，与谋反

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茂贞不悦而出，至中书，见苏检曰：“奸邪朋党，宛然如旧。”扼腕者久之。贻范犹经营不已，茂贞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会当于邠州安置。”贻范乃止。刘延美赴井死。

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将兵屯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遣其将康怀英、孔勍击之，茂勋遁去。茂勋，茂贞之从弟也。

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它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

钱镠如衣锦军，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帅众治沟洫；镇海节度副使成及闻士卒怨言，白镠请罢役，不从。丙戌，镠临饗诸将，绾谋杀镠于座，不果，称疾先出。镠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镠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綽等闭门拒之，牙将潘长击绾，绾退屯龙兴寺。镠还，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使成及建镠旗鼓与绾战，镠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东北

有什么不同！”昭宗说：“你们举荐韦贻范，朕没有违背你们；学士不草拟制书，朕也不违背他。况且他陈述的理由，事理明白，岂能不依从！”李茂贞听了不高兴，从宫内出来，到中书省，见苏检说：“奸佞小人的朋党，同过去一样！”扼腕痛惜。韦贻范仍然谋划营谋不停，李茂贞对人说：“我实不知道书生的礼数，被韦贻范所误，该当在邠州安置他。”韦贻范这才停止活动。刘延美投井而死。

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率兵驻扎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康怀英、孔勍攻击李茂勋，李茂勋逃走。李茂勋是李茂贞的堂弟。

当初，孙儒死了，他部下的士卒大多跑到浙西，钱镠赏识他们骁勇强悍，编为中军，号称“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劝谏说：“狼子野心，将来必定成为大患，请用本地人代替他们。”钱镠不从。

钱镠前往前锦军，命令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率部众治理护城河道，镇海节度副使成及听到士卒的怨言，报告钱镠，请求停止徭役，钱镠不听。丙戌（十三日），钱镠亲自宴请各位将领，徐绾密谋在酒席宴前杀死钱镠，没有成功，声称有病先退席。钱镠感到奇怪，丁亥（十四日），命令徐绾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回杭州。抵达杭州外城，徐绾纵容兵士焚烧抢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率领迎候钱镠回杭州的军队，与徐绾会合，向前进逼节度使所居牙城。钱镠的儿子钱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綽等闭门抵御，牙将潘长攻击徐绾，徐绾撤退驻扎龙兴寺。钱镠回杭州，抵达龙泉，听说变乱，急驰到杭州城北，派成及竖起钱镠的旗鼓与徐绾作战，钱镠改穿平民

隅，逾城而入。直更卒凭鼓而寐，镠亲斩之，城中始知镠至。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綰伏兵击杀之。

初，镠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庚戌，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虜汴将倪章、邵棠以归。乙未，茂贞大出兵，与朱全忠战，不胜，暮归，汴兵追之，几入西门。

己亥，再起复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使姚洎草制。贻范不让，即表谢，明日，视事。

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亲吏柳修业谓宗播曰：“公举族归人，不为之死战，何以自保？”宗播令其众曰：“吾与汝曹决战取功名；不尔，死于此！”遂破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军校秦承厚攻西县，矢贯左目，达于右目，镞不出。王建自舐其创，

服装，乘小舟在夜里到牙城的东北角，越过城墙进入城内，打更的兵卒倚着鼓睡觉，钱镠亲自杀了他，城中才知道钱镠到了。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从新城前来援救，徐綰聚集大柴将要焚烧北门，杜建徽把木柴全部烧掉。杜建徽是杜稜的儿子。湖州刺史高彦听说钱镠遇到危难，派遣他的儿子高渭率兵来杭州救援，到灵隐山，徐綰埋伏的军队把他击杀。

开始，钱镠修筑杭州护卫内城的罗城，对属官说：“十步一座城楼，可以称得上坚固了。”掌书记余杭人罗隐说：“罗城的城楼不如向内。”到这时人们认为罗隐的话应验了。

庚戌（疑误），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俘虜汴州将领倪章、邵棠而回。乙未（二十二日），李茂贞派遣大批军队出城，同朱全忠交战，没有取胜；傍晚回城，汴州军队追击，差点儿攻入凤翔城的西门。

己亥（二十六日），朝廷再次起用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让姚洎草拟制书。韦贻范不推辞，马上上表谢恩，第二天就到职任事。

西川军队请求借路过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派兵驻守三泉进行抵抗。辛丑（二十八日），西川前锋将领王宗播攻打三泉，没有攻下，退兵据守山上的营寨。亲吏柳修业对王宗播说：“您全族归顺了人家，不为人家拼死战斗，用什么保全自己？”王宗播命令他的部众说：“我同你们进行决战，取得功名；不然，死在这里！”于是，攻占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军校秦承厚攻打西县，箭穿过左眼，达于右眼，箭头没有出来。王建亲自用舌头舔他的伤口，脓血直流，箭头随出。王宗播攻打马盘寨，李继密大败，逃

脓溃鏖出。王宗播攻马盘寨，继密战败，奔还汉中。西川军乘胜至城下，王宗涤帅众先登，遂克之，继密请降，迁于成都。得兵三万，骑五千，宗涤入屯汉中。王建曰：“继密残贼三辅，以其降，不忍杀。”复其姓名曰王万弘，不时召见诸将陵易之。万弘终日纵酒，俳优辈亦加戏谑。万弘不胜忧愤，醉投池水而卒。

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佖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继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建以指挥使王宗贺权兴元留后。道袭，阆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后浸预谋画。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诸将议引兵归河中。亲从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天下英雄，窥此举一岁矣。今茂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李茂贞坚壁不出，季昌请以谖计诱致之。募有能入城为谍

回汉中。西川军队乘胜追至汉中城下，王宗涤率众先登上城墙，于是攻克了汉中，李继密请求投降，西走成都；王宗涤得到步兵三万，骑兵五千，进入汉中城内驻扎。王建说：“李继密残害京畿三辅地区，因为他投降，不忍心杀他。”于是恢复李继密原来的姓名叫王万弘，随时召见。西川诸将欺负轻视他。王万弘终日毫无节制地饮酒，戏子艺人也对他加以戏弄；王万弘非常忧愁烦闷，醉后投入水池淹死了。

昭宗颁布诏令，任命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有勇有谋，深得民心，王建嫉妒他。王建新盖节度使府大门，用朱红色涂饰绘画，蜀人称它为“画红楼”，王建认为同王宗涤的原名“华洪”应和。王宗佖等妒忌王宗涤的功劳，又制造流言诽谤。王建召王宗涤到成都，责问他，王宗涤说：“三蜀大致平定，大王听信谗言，可以诛杀功臣了。”王建命令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晚上请王宗涤饮酒，把他勒死，成都商民为此罢市，全军士卒伤心流泪，像死了亲戚一样。王建让指挥使王宗贺暂时为兴元留后。唐道袭是阆州人，开始以舞童的身份侍奉王建，后来逐渐参与谋划。

九月乙巳（初二），朱全忠因为长期下雨，士卒患病，召集各将领商议率领军队回河中。亲随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说：“天下英雄，窥伺这里快一年了；现在茂贞已经困难窘迫，为何放弃这里回河中去！”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坚守不出，高季昌请用谖密的计策诱使他出来。于是，招募有能够进城做密探的人，骑士马景请求前去，说：

者，骑士马景请行，曰：“此行必死，愿大王录其妻子。”全忠恻然止之，景不可。时全忠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明日将至，当出兵逐之。景请因此时给骏马杂众骑而出，全忠从之，命诸军皆秣马饱士。丁未旦，偃旗帜潜伏，无得妄出，营中寂如无人。景与众骑皆出，忽跃马西去，诈为逃亡，入城告茂贞曰：“全忠举军遁矣，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今夕亦去矣，请速击之！”于是茂贞开门，悉众攻全忠营，全忠鼓于中军，百营俱出，纵兵击之，又遣数百骑据其城门，凤翔军进退失据，自蹈藉，杀伤殆尽。茂贞自是丧气，始议与全忠连和，奉车驾还京，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全忠表季昌为宋州团练使。季昌，硖石人，本朱友恭之仆夫也。

戊申，武定节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辛亥，李茂贞尽出骑兵于邻州就刍粮。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围凤翔，设〔犬〕〔犬〕铺、铃架以绝内外。

癸亥，以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或劝钱镠度江东保越州，以避徐、许之难。杜建徽按剑

“这次前去一定死，希望大王收养抚恤我的妻子儿女。”朱全忠悲伤地阻止他，马景坚持要去。当时朱全忠派遣朱友伦从大梁发兵，第二天将要抵达，应当出兵迎接他们。马景请求趁着这个时机，给骏马混杂在众骑中出去，朱全忠答应了他，命令各军都让马匹、将士吃饱。丁未（初四）早晨，朱全忠命令将士放倒旗帜，秘密埋伏，营中静寂如同无人。马景与众骑兵都从营中出来，忽然跃马西去，佯装逃跑，进入凤翔城内报告李茂贞说：“朱全忠全军逃走了，只留下将近一万负伤患病的人守营，今晚也要走了，请急速攻击他们！”于是，李茂贞打开城门，所有军队攻击朱全忠的营寨；朱全忠在中军击鼓，百营齐出，发兵攻击李茂贞的军队，又派遣数百骑兵占据凤翔城门，凤翔军队进退失去依靠，自相践踏，杀伤几尽。李茂贞从此意气沮丧，才开始商议与朱全忠联合，迎奉昭宗回京城长安，不再用诏书勒令朱全忠返还藩镇了。朱全忠上表奏请任高季昌为宋州团练使。高季昌是硖石人，本来是朱友恭的仆人。

戊申（初五），武定节度使李思敬率洋州投降王建。

辛亥（初八），李茂贞派出所有骑兵到邻州去征运粮草。壬子（初九），朱全忠挖掘像蚰蜒行地形状的壕包围凤翔，设置由狗守护的犬铺、挂着铃铛的铃架，藉以断绝城内外。

癸亥（初十），朝廷任命李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有人劝说钱镠渡过钱塘江东去守保越州，以便避开徐绾、许再思叛乱造成的危难。杜